

# 重返未来 1999

## ——Reverse 1999——

孤独之歌系列个人剧情

露西《飞渡往日》

——全剧情文案整理

## 孤独之歌系列个人剧情

## · 目录 ·

FP. 露西个人短篇——飞渡往日 Flying to the Past

**FP01. 里斯本光荣 Glory Days in Lisbon****FP02. 风筝牧人 The Blown Away Kite****FP03. 伊卡洛斯 Icarus****FP04. 大都会 Metropolis****FP05. “杂技表演” "Air Farce"****FP06. 天穹有翼 Inherited Wings****FP07. 雏鸟们 The Fledglings****FP08. 漫步 1969 Roaming through 1969**

（注：点击标题即可跳转至对应章节）

（附《重返未来 1999》背景简述：

因不知名的原因，自 1999 年 12 月 31 日起，世界会不定时产生一种名为“暴雨”的奇异现象，破坏世界秩序使时间倒流。面对这一灾难，有两股组织势力正分庭抗爭，

一方是“圣洛夫基金会”，他们试图通过研究分析等渠道破解“暴雨”的本质，并通过研究“暴雨”带有免疫的人群即神秘学家，来找出破解方法。

而“重塑之手”则是较为极端的神秘学家协会，他们集结信众，并加速“暴雨”的发生，旨在回到“正确的年代”。在此之间，主角维尔汀作为唯一能在“暴雨”中免疫行走的人，试图通过自己的视角，独立于组织看透事件本质。

在每一个故事中，维尔汀通过时空穿梭不停地拯救同伴，又不停地试图挽救崩塌的时间线，避免那些影响历史与收割诸多生命的重大事件发生——并借此希望令世界得以救赎。）

整理者：洛米阿斯 Lometir

## FP. 露西个人短篇——飞渡往日 Flying to the Past

## FP01. 里斯本光荣 Glory Days in Lisbon

—————  
 当一个人尝试过飞行的滋味  
 他便会时时仰望天空  
 看着他曾到访过的地方  
 并渴望能够再次回到那儿。  
 —————

（海浪声）

\*1835，里斯本海岸<sup>1</sup>\*

空气中弥漫着柠檬与月桂的淡香。

西风猎猎作响，自大洋彼岸凶猛袭来，轮船因之被封锁在港湾，加之当局管控，无法出海。

1835年夏天，里斯本城中人心惶惶，前往新世界的船票一票难求。

大海不再向人们敞开，而天空却依旧畅通无阻。

露西：“准备好了吗，希梅娜？”

希梅娜：“没问题！”

露西：“三、二、一……”

随着机械女士的倒数号令，她的小助手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张开双臂——

一对由金属、木材和皮革鼓膜制成的“翅膀”将其延展伸长，拍动着向前奔跑，随后一跃而起。

希梅娜：“对了，露西，对了！我飞起来了！很好，就是这样，我保持住，保持，保——！”

……

不走运。这儿又多了一只落水的飞鸟。

露西：“九秒。比上一次的成绩好。需要帮忙吗？”

希梅娜：“呃……谢谢。”

落水之人爬回海岸，甩甩头发，扯下攀附上肩膀的螃蟹，扔向一旁，再解开摔坏的飞行翼背带，坐在沙滩上叹气摇头。

露西：“是风的问题，或者说，动力问题。再改善一下机械结构，应该可以飞得更久。”

希梅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只让滞空时间延长了三秒……这东西真的能行吗？爸爸一定是疯了才会研究这玩意儿……”

她有些失落，似乎为研究进展如此缓慢而头疼。身后不远处，坐在渔船船头的少年们嘲笑着这出不切实际的闹剧，对她发出一阵阵哄笑。

落水之人狠狠盯向取笑的旁观者，这才叫那赤裸裸的嗤笑收敛起来。

露西：“我们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基于之前的成果提升了百分之五十，这是个不错的成绩。”

希梅娜：“你还真是乐观。”

露西：“把衣服擦干，我想我知道问题在哪。”

希梅娜：“照这个速度，一百年之后咱们就能从海角这一边飞到另一边了。不过，我倒是希望能赶紧飞到大海对岸呢！想想，这真好……挥着翅膀飞过大西洋，然后稳稳落在新英格兰的温暖海岸，啊！”

露西：“跟上我。”

希梅娜：“啊，来啦，来啦来啦——”

两人离开城郊海岸，带着被海水浸湿的装备匆匆赶回城市。

<sup>1</sup> 1825年葡萄牙被迫承认巴西独立，1826年葡萄牙因若昂六世驾崩的王室继承纠纷陷入内战，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革命思潮在欧洲大肆传播，因此1835年时期葡萄牙正处于人心惶惶的动乱状态。

几艘小船浮在外海，仿佛露出海面的鲨鱼鳍，远远巡游海中，伺机而动。

\*1835，里斯本港口\*

太阳行将落山，城市恢复了它一如往常的喧闹。

**希梅娜**：“你觉得是为什么？因为风不够大，还是我太重了？听说亚洲人会玩一种叫风筝的玩具……跑着跑着就能靠着风，把纸和木头送上天，在天上飞得又高又远。你说我们能不能也整个大风筝，把人送上天？”

她走在机械女士身旁，连哼带笑，不久前的失落似乎被一扫而空，里斯本温暖而吵闹的夜晚让人心情愉快。身旁之人却没有搭理她的问话。金属机械构筑而成的大脑中，正在复盘这次实验的种种细节。

**露西**：“应该加上一对辅助翼，在第二关节靠里十厘米的地方。翅膀展开后再启动它，风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倚靠的动力。”

**希梅娜**：“你在听我说话吗？”

小助手跳到机械女士身前，双手叉腰，拦住她的前路。

**露西**：“风筝很轻。”

**希梅娜**：“你的意思是，我很重？”

**露西**：“成年人的体重不会比纸和木头组成的玩具轻。风筝能承载的重量有限，远不如我们的设计。”坡道尽头传来争吵，随后是士兵的呵斥与醉鬼的谩骂。

一队卫兵押送着今夜的“斩获”，钻出酒馆狗洞，用长戟驱赶着“犯人”向市政厅走去。

**希梅娜**：“看来传闻是真的，他们在抓城里的走私犯同伙。……只要是他们认定与走私犯有关的人。”

**露西**：“和我们无关。”

**希梅娜**：“那几个人都是神秘学家，‘断臂’费尔南德斯，‘金手’卡洛斯，还有‘鱼鳃’阿方索……<sup>1</sup>”

小助手一一列出她勉强看清的熟面孔，脸色越发惊惧——每一个都是混迹于港口附近的神秘学家，也都是土生土长的里斯本人，无一例外。

**希梅娜**：“当然喽，你又不是这儿的人。国王陛下对外国人向来礼遇有加。更何况，你还有那个科算中心的介绍信，谁敢跟英国来的客人动粗呀！如果我会飞，我就会从他们头顶上一边笑一边飞过去，让他们抓不到我。”

**露西**：“是吗？我只是受科算中心安排来里斯本，出发前他们就办好了全套文件。我不关心那些琐事，毫无价值的行政手续。你父亲留下的备用材料在哪里？”

**希梅娜**：“教堂，东边的圣乔治教堂，那儿已经没人了。”

她抱着被海水浸湿的机器，两三步抢到前头，为不熟悉里斯本的伙伴领路。

**希梅娜**：“帮我盯着点，如果有卫兵，我俩就绕路。别担心，那边都是穷人扎堆的地方，老爷们和老爷们的狗不喜欢往东边去。”

但有的狗比别的狗更聪明，也更狡猾，知道在什么地方更能逮到猎物。

**露西**：“安静。前面有人。”

如她所说。希梅娜敏捷地转身躲入墙角的阴影下，将手中紧抱着的飞行器塞进机械女士怀中，眨眼间便藏进了公寓土楼构成的迷宫中。

**希梅娜**：“嘘，前面，露西，我们在那家伙右手边的下一个路口碰头。祝你好运！”

轻声说罢，随着脚步声消失在回廊中，希梅娜的身影也匿入城市的秘密世界，无影无踪。

机械女士从卫兵身边走过，而对方显然对她怀中的金属玩意儿更感兴趣。

**卫兵**：“你带的什么东西？”

**露西**：“石头，木头，皮革，布料。”

以及一枚小小的、象征着遥远日不落帝国之君主王权的双狮纹章。

**露西**：“用这些组合起来的翅膀。”

翅膀。

卫兵打量着她和她怀里的东西，一阵沉默后，示意她过去。

机械女士不紧不慢地走过街巷，到约定的地方与同伴碰面。

**希梅娜**：“没为难你？你都跟他说了什么？这么简单就放你过来了？”

<sup>1</sup>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葡萄牙名字。

露西：“我告诉他这是翅膀。”

希梅娜：“……，哈哈哈哈哈，他大概当你是个怪人，也不像是要抓的人！不过没关系，走不多久就是教堂了，但愿藏在布道台里的东西还没有被那儿的穷人们瓜分了。”

露西：“他们要那些东西做什么？”

希梅娜：“什么都缺，什么都要，石头可以垒房子，布料和皮革可以取暖，木材可以烧火……你能想到的，他们都能用上，尤其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我真想赶紧完成爸爸的遗愿，把这东西造出来，然后带着它去新大陆。”

露西：“恐怕不会很快，还有不少难题要解决。越来越多的难题。”

一个问题引出下一个问题，仿佛藤上生出的新枝，需要一一修剪。

希梅娜：“解决一个问题要一个月，那一百个问题岂不是要花上好多年？天哪……”

露西：“你父亲为此花了十年。以及自己的性命。”

希梅娜：“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能够飞到天上去当然很有意思，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而且，这真的值得吗？”

露西：“乡绅嘲笑蒸汽汽车跑得比他们最慢的驮马拉的马车更慢。但我丝毫不怀疑，那些排出滚滚浓烟的机械巨物才是我们的未来。”

希梅娜：“你想说，这个只能在天上飞九秒钟，然后就噗通一下跌下来的翅膀，也是我们的未来吗？”

露西：“是。”

她毫不犹豫，也无需思考，她的答案就在那颗澎湃不息的活塞核心上。

希梅娜：“好吧，那我们就去‘从前的地方’找找看通往未来的路吧。喏，到了。”

一座教堂，砖墙斑驳，战火摧毁了天使石雕的翅膀，神圣荡然无存。

露西：“但愿你父亲留下的东西都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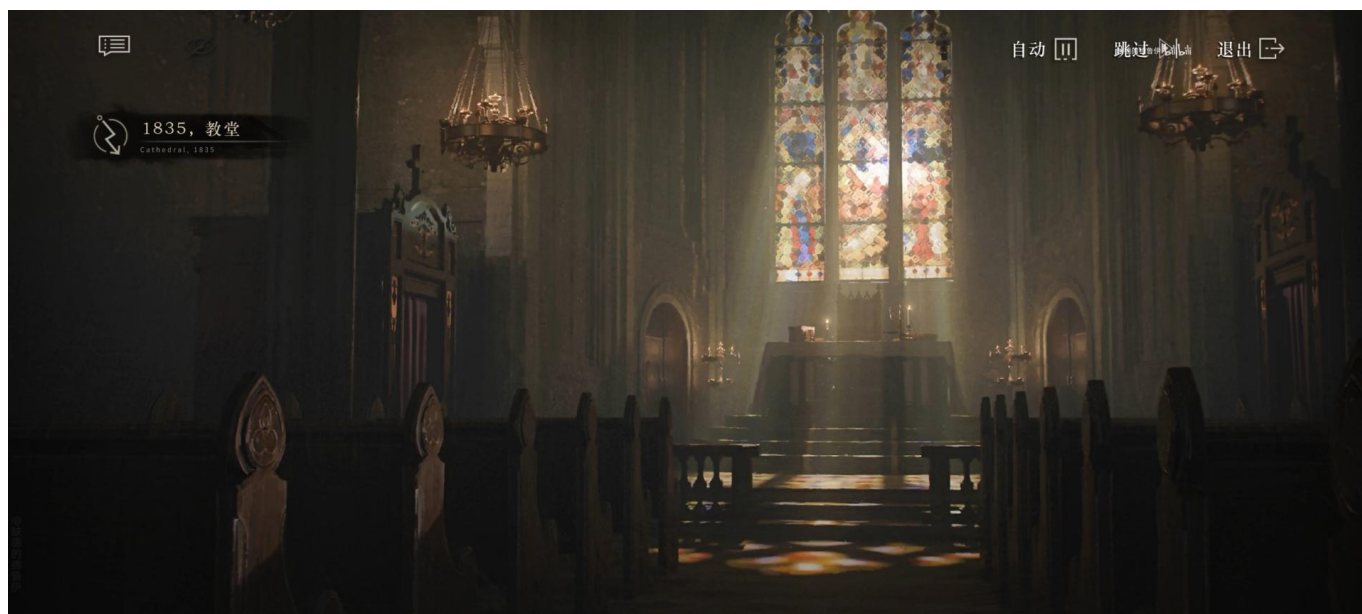
希梅娜：“在布道台底下的密室仓库，你去吧，我到周围打听消息，待会儿就来。”

——TO BE CONTINUED——



FP02. 风筝牧人 The Blown Away Kite<sup>1</sup>

\*1835，教堂\*



这儿比她想象中更安静。

**露西：**“风筝……她说得对，风筝……”

机械女士对照设计稿与脑中对纸风筝的记忆，借着烛火，思考着个中关联。

**露西：**“把底部拓宽。收窄顶部，对，三角形。”

一个优美的几何魔术，让风自下而上托起人类的器械造物。

（写字声，纸张翻动声）

她将之记录下来，写于纸上，而后看向希梅娜留下的设计稿。

**露西：**“让气流过去，这样形成一股向上的力，把人和翅膀举起来……但如果风向改变，又怎么办？”

她记录下问题，沉思稍许，往图纸上划下一道长长的曲线。

**露西：**“用一根羽毛尾巴来平衡……这个方案或许可以试试。”

正当机械女士准备动手改造之际，伙伴焦躁的喊声却从教堂门口传来。

（脚步声）

**希梅娜：**“露西——！”

**露西：**“希梅娜？冷静下来。发生什么事了？”

**希梅娜：**“港口被封锁了！”

不出意外，抑或说是无关紧要。

**露西：**“嗯，然后呢？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港口可以封闭，但海风不受禁令影响。继续工作，希梅娜，明天傍晚再去海岸试飞一次。”

机械女士旁若无事，专心于手中的工作：完成文艺复兴时代的天才留下的遗产。

一个关于飞行的狂想，诞生于三个世纪前的米兰城。<sup>2</sup>

**希梅娜：**“卫兵在加紧搜捕，我……露西……我担心……”

时局动荡，年轻发明家和机械女士的工作处处受到掣肘，不得不在困境中小步小步试探着前行。

**露西：**“你在害怕什么？”

**希梅娜：**“我得想办法去新英格兰，不能待在这儿，否则早晚被他们抓住。该死，早知道就在封港前跟着费尔南多的船走了……”

<sup>1</sup> 英文可译为“被风吹走的风筝”或“飘曳而去的风筝”。

<sup>2</sup> 这里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达芬奇在米兰工作时手稿中的飞行器狂想。

**露西：**“你打算扔下这些东西吗？”

粗加工的金属管、木料、煤炭……然后是兽皮与鼓膜，为制造模仿鸟类翅膀而准备的种种材料尽数堆放在这座不起眼的教堂中。

里斯本百废待兴，这儿便是不久前撕扯着它的内战伤痕之一。

**露西：**“这不是个明智的想法。默多克先生十分支持你父亲提出的这个构想，科算中心和他一样，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很有前景的项目。是你父亲在遗书里向他请求帮助，为此我才受他安排来到里斯本工作。拉普拉斯科算中心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瓦特先生去世后，科算中心就很少再有人提出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方案。詹姆斯·瓦特……有些同事认为他是我‘父亲’，因为在觉醒自我意识前，我是他那台伟大蒸汽机的组成部件之一。”

一枚在滚滚浓烟和呜呜轰鸣的蒸汽高歌中诞生的活塞。

**希梅娜：**“父亲……也许吧，我爸爸是个很好的人，他从小就举着我飞，说还要让自己也飞上天。是，是，这是个很棒的念头……但我们从没成功过，最好的一次也就飞了几秒钟……我很怀疑到底行不行。做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

**露西：**“离开地面的每一秒钟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机械女士的助手似乎为焦躁所扰，一则受困于迟迟不见进展的研究，二则为变化不定的局势刺激着敏感神经。

**希梅娜：**“那我能用这些翅膀飞过大海，飞到新英格兰去吗？”

**露西：**“不能。横渡大西洋的唯一方法是乘船。”

**希梅娜：**“但大船都被扣押在港口里。等等，也许还有转机……大船走不了，海岸上还有小船可以用！我去联系一下熟人，待会儿海岸见——”

话音刚落，希梅娜便转身离开，绕过教堂侧边的小门，快步消失在城市的夜幕中。

**露西：**“希梅娜——”

她总是这样。来去如风，像她将要骑乘的无形之风，匆匆往来，却也因此而无法望向远方。教堂重归寂静，纸笔交响的声音旋即又回荡在这神圣之地。小小的插曲没能打断机械女士的思路。

**露西：**“必须减轻金属材料的重量，但要保证整体结构的强度……铝。”

她想到了这个唯一的，但又昂贵得难以承担的答案。

**露西：**“不，这个方法行不通。”

（撞门声）

当她陷入苦思时，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闯入教堂。

不怀好意的来客却只见到孤零零的机械女士一人。

她的思绪与目光都聚焦于跟前的稿纸和密密麻麻的演算数字，不速之客的到来似乎与她毫无关联。

**卫兵：**“藏在这里的其他人呢？”

**露西：**“不要打扰我计算。<sup>1</sup>”

几个同伙大步上前，将她团团围住。机械女士的双手却依旧撑着身下的木桌，继续思考着陷入困局的推算。

**卫兵：**“我们不想在上帝的屋舍下发生不愉快的冲突。那个走私犯的女儿去哪了？”

**露西：**“限制左翼的是第二关节的强度，只要在这里再加上一块辅助翼，风力的利用效率或许能比先前更好。”她立刻在纸上标注出一块圆圈。

**卫兵：**“我们耐心有限。”

刀刃直穿纸张，将墨水画下的圈靶和纸下木桌钉在一块儿。

机械女士缓缓抬头，看向身前这个面相凶狠的男人。

**露西：**“教堂里没有人。你们要找谁？”

**卫兵：**“那个走私犯的女儿！”

**露西：**“很遗憾，先生们，你们或许找错地方了。”

**卫兵：**“少\*\*跟我要滑头，把她交出来。”

<sup>1</sup> 本句疑似致敬阿基米德的遗言“不要打扰我的圆圈”。相传罗马士兵攻破叙拉古时，阿基米德正在进行几何学研究，一名士兵询问他是谁，阿基米德却说“不要打扰我的圆圈”(μή μου τοὺς κύκλους τάραττε!)，而后被这名士兵杀死。

**露西：**“我不能交出一件我没有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士兵抽回短剑，趁势将桌上的几张稿纸扯碎。

机械女士蹲下身，一点点捡回纸张的碎片，在烛光照映下，耐心将其就地拼回原样。

**露西：**“请离开这里。你们在浪费时间。”

她抬头，仰视着这些不知所措的士兵，看出了钢铁面盔下的动摇。

对方没有十足把握，似乎只是凭着依稀的线索才找上门来。

**露西：**“除了纸和笔，这里什么都没有，先生们。”

**卫兵：**“这个也是吗，啊？什么也没有？”

年轻人的冲动就像横行于半岛王国的公牛般，暴烈而突然。

军靴踏碎了她带回的木质框架，木块折碎，金属骨架随之弯曲断裂。

**卫兵：**“走，到别的地方去找！”

不速之客如来时那般匆忙离开，留下一地混乱。

机械女士默不作声，将设计稿和破损的飞行器拾回桌面，重新收拾起一切。

而她从来不缺耐心。

她取出备用零件，熟练地修复起受损的飞行机器。

——TO BE CONTINUED——



FP03. 伊卡洛斯 Icarus<sup>1</sup>

希梅娜：“呼……他们走了。”

露西：“你父亲留下的东西帮了不少忙。很快就能修好。调整一下，明天试飞。”

希梅娜：“这么说还是有好消息的，我也有消息……”

说到这里，她却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希梅娜：“我打算先离开里斯本。”

露西：“嗯。那飞行器呢？”

希梅娜：“先就这样吧，我可以带到新大陆去继续研究，带着它和我们的设计稿……”

露西：“也就是说，我出局了？”

希梅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露西：“如果你在那边能更好地完成这件事，那么祝贺你，希梅娜。”

机械女士停下手头的活儿，望向助手。

希梅娜：“十五分钟后会有船在海边接我，他们答应好了。我想带着东西离开。”

露西：“但我认为留在里斯本会更好。欧洲有更多资源供我们使用，新英格兰<sup>2</sup>什么也没有。”

希梅娜：“但在这儿我随时可能跟那些家伙一起去蹲监狱，我可不想……”

露西：“不想？”

机械女士感到不解。

希梅娜：“我说了，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到新大陆去，这个研究没问题，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徒劳的狡辩。

希梅娜：“再说了，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你看，这些是我的，而不是你父亲留给你的，不是吗？只是因为他给英国朋友写了信，所以你才来帮我……我可以……”

一个谎言，为了体面，也为了求生。她在动摇。

她在害怕。

露西：“你父亲留下了一个梦想给你，而瓦特先生留给我的则是这枚活塞。他希望我离开实验室，走出斯塔福德郡的工坊，去见见更多的人，倾听更多的思想与想象。通过合作，人类才得以狩猎大型猎物，进而形成聚落，制造工具。”

她指向自己身体的核心。一个永恒的理念，一种不竭的活力。

露西：“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的合作已经让这个梦想距它出发时走出了很远。”

希梅娜：“我看不到成功，更不觉得为这个飘渺的希望继续坚持下去有什么好处……露西……我……九秒钟和六秒钟有什么区别呢？”

面对提问，机械女士没有作答。她收起设备，将机翼折好，走向教堂大门。

希梅娜：“露西……”

露西：“现在风况很好，抓紧时间，希梅娜。”

（视角切换到海岸）

露西：“风力远不足以让这样的结构支撑起成年人的体重，腾空飞起。或许在精巧的结构设计和自然力的支持下能实现短时间的滑翔。”

两人走向海岸，行将离别之际，却像过去那样讨论着飞行器的设计。

希梅娜：“风车？还是水车？难道要用像你一样的蒸汽吗？”

露西：“坦白说，我不知道。加装蒸汽机或许是可行的方案，但那太重了。在这之外，神秘术也是一条可行之道。”

<sup>1</sup> 伊卡洛斯，Ἰκαρος，是希腊神话中米诺陶迷宫的创造者代达罗斯的儿子，传说克里特岛国王将他俩关在迷宫中，他们却用蜡和羽毛制成的翅膀逃离了迷宫。不过伊卡洛斯因初次飞行的喜悦而飞得过高，以致于太阳融化了蜡翼而掉入水中溺亡。

<sup>2</sup> 新英格兰，New England，是美国东北部的一片包括六个州的地区。新发现美洲时，许多地区和城市都以新加上旧大陆的地名命名，著名的比如纽约，即新约克镇 New York 之意。

希梅娜：“神秘术？别……别……”

希梅娜连连摇头，似乎为这个词而恐惧，犹如旧日的幽灵从唇齿间的发音中被唤醒。

露西：“嗯，神秘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每一次起飞都依赖神秘术的辅助。”

希梅娜：“你跟我认识的其他神秘学家同胞都不太一样……”

露西：“同胞？”

希梅娜：“我的家族以前都在船上干活，就是用我们的神秘术替走私船预测风向和海况。直到一次失误。总之那是个糟糕的事故……爸爸为此丧命，那时候他就是为了做这对翅膀，才去新英格兰采买材料。”

一个误判，一次海难，一场对幸存者的私刑。

露西：“这是一种迷信，就像水手认为出海时不能向陆地回头。为什么会诞生这些规则？这种极小幅度的肢体动作不会对船舶航行造成任何影响。”

希梅娜：“因为那意味着你还没有准备好拥抱大海，还没有胆子迎接大海的挑战。”

露西：“自然世界应当不存在智慧生命才具备的情感功能，希梅娜。这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希梅娜：“是人类以及神秘学家的一厢情愿。”

露西：“把更多精力花在改善海航器械上，会比浪费在这些毫无价值的仪式上更有价值。”

希梅娜：“一个不安的水手是没办法在船上好好干活的。人们信神，从而得到力量。”

露西：“力量在于他们的经验和凝聚着航海技术精华的机械造物，以及适当的好运。”

好运，是的，总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溜走的、狡猾的好运……

海岸的另一端，追猎着神秘学家的火光一如刚才那般向两人走近。

卫兵：“她在海岸上！”

希梅娜：“该死！他们来得比船快！”

沙滩空空荡荡，先前停靠岸边的小舟都已经遁入大海，而与她约定的船只却不见踪影。

希梅娜：“船呢？船为什么还没靠岸……”

手足无措的神秘学家看向深蓝大海，灯塔光亮扫过海面，一只只小船正驶向远方，或停在海面。

她得自己想办法渡过数百米大海，飞上迎接她的船只的甲板。

她听见金属碰撞的响声越发接近，军靴践踏海岸，仿佛猎狗紧追的咆哮。

露西：“还有一个办法。把飞行器给我。”

这并非科学的成功，也并非研究的成就，而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神秘术的辉光显现，蒸汽随机械女士的活塞核心运转而轰鸣着排出，将那层覆满奥秘的铁青色涂上机翼。

希梅娜：“这、这是什么？你从没跟我说过这个！你对它……做了什么……”

露西：“也许能让你飞起来，我不敢保证。”

金属翅膀随风扇动，像是展期待飞的雏鹰，将希梅娜赶往海岸。

露西：“控制好高度，然后向最近的那艘船飞去。压低身子，尽量与海面平行。”

希梅娜：“如果我落水了，他们会把我抓走的！”

露西：“你留在这里，也会被带走。”

希梅娜忐忑不安，这时却也只能相信伙伴，迈步跑向大海。沿途踩下的脚印，旋即便被冲上沙滩的海浪吞没。

她挥打着双臂，踩过浪花，在海水没过膝盖时奋力跃出——

露西：“展开手臂，压低身体，保持平衡。”

希梅娜：“露西——！”

她不安地振翅飞起，滑向高高的远天，风却稳稳地接住了远行之人。

她离海平面上的落日越来越近，离陆地母亲却越来越远。

船桅的形影将要消失在大海尽头，机械女士不确定她那位同伴是否平安落到了甲板上。

机械女士望向翱翔于海天之间的那只飞鸟，希梅娜似乎颇为惊讶这期盼多时的自由。

她在风中摇荡，摇摇晃晃飞向远方的航船。

露西：“她飞走了，先生们，你们来迟了一步。”

卫兵：“你放走了她？”



**露西：**“不，我和你们一样，无力阻止一位能飞上天空的逃亡者。”

**卫兵：**“开火！把她打下来！”

来自英格兰的客人并非卫兵的猎物。看到伙伴飞走，机械女士没能为这“成功”高兴。

依靠自己的神秘术完成的飞行奇迹，并非她所渴望见到的。

机械女士就此转身离去，走向海岸尽头的城镇。

里斯本城墙上灯火通明，她隐隐能够听见港口吹起的长号声。

**露西：**“我们做过很多尝试。从材料到结构，从结构再到数学的魔术，直到神秘术这条不可复制的捷径。她做得很好，却停在了路的半途。”

如同一只被耗尽了耐心的惊弓之鸟，将梦想抛诸脑后，依靠着不可复制的奇迹匆忙逃走。

机械女士停下脚步。没有人来追赶她，身后的士兵向着天空开枪，徒劳地瞄准远远飞走的希梅娜。

海潮涨起又退下，螃蟹从沙坑里爬出，举起蟹钳敲击着挡在身前的“钢铁巨物”。

**露西：**“嗯？徒劳的击打，你想要我让开，是吗？嗯，坚硬的几丁质有机物，但它的强度对金属表壳来说没有意义。你的重量和体积都不足以对这副身躯造成伤害，节肢动物。”

她蹲下去，抓起螃蟹，细细地端详一阵后，又将其放回盐湿的海岸，水浪不多久便将这小小的造物卷入大海。

那只离岸的海鸟已经飞了太久，没有任何一根命运的丝线将希梅娜与大地或大海相连。

海鸟滑翔空中，如同一只随风逐流的水母，飘向比落日更远的远海，朝着离港的航船追去。

**露西：**“要找到一条真正可行的道路，人类无可避免地要为此付出代价。时间、信心和勇气。但现在，你放弃了，希梅娜。”

——TO BE CONTINUED——

## FP04. 大都会 Metropolis

\*1908，维克多的工作室\*<sup>1</sup>

**露西：**“维克多，燃油储备还剩多少？”

**维克多：**“照现在的用量，下周末就得见底了，但还能支持我们做几次测试。公司那边会送货过来，但最好还是省着点用，这东西最近涨价涨得很快。”

满手油污的先生算着日子，从浸满燃油味的桌上拨开日历。

几张笔迹混乱的设计稿被随意钉在墙上，以便工程师随时修改。

**露西：**“管道强度不够，温度继续升高可能会出问题。我不能保证热力传输时连接管能保持稳定，或许该加增外壳，提高容错。你有办法吗，维克多？”

**维克多：**“你问我？你能不能跟你那个‘扑拉普死’科算中心的同事问问，想想办法？”

**露西：**“我们得自己解决。科算中心没有闲暇来处理这种问题。”

她在这儿工作已经半年有余，听闻工程师正在捣鼓单人飞行的发明，机械女士便从她的游历中抽身出来，参与到了这一研究中。

**露西：**“储油罐的容量太少了，续航是个麻烦。材料强度的上限约束了我们在动力系统上的改进空间。不过目前这个方案值得一试，如果能比上次的滞空时间更长，这就是有价值的。”

机械女士转向墙板，扯下几张废稿。她至少慢慢看清了走出森林迷雾的那条路之所在。

**维克多：**“每次多个一秒、两秒有什么意义？公司不会为这几秒钟的成果就投给我们大把大把的钞票。伙计，没有钱，这事儿就进行不下去！该死的，他们付钱越来越迟了，最好别出什么麻烦……”

**露西：**“没你想的那么难，我们还能继续。你打算放弃了吗？”

**维克多：**“放弃？不！怎么可能！你知道我为这事儿花了多少钱吗？该死的，我就不该被老屋里那堆废纸迷住。”

**露西：**“在你之前也有人做过尝试，维克多。”

**维克多：**“你以为我不知道？哈，一个有翼的飞人传说，消失在大西洋海岸！他们有谁成功了吗？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也\*\*的没有！哈！我维克多恐怕要成为最后一个设计这鬼东西的人了！”

在不需要自知之明的地方，维克多先生却有着某种多余的自知之明。

**露西：**“最后一个？当然不是。在你之前有过，在你之后当然还会有。有什么问题吗？这种无意义的争吵已经浪费了我们三个小时又四十八分钟十九秒的时间——从这个月一号直到刚才。该去把机翼拆下来再检查一次了，维克多。”

**维克多：**“少对我发号施令，铁块头。”

不耐烦的工程师骂骂咧咧地走开，但依然照着她的指令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露西：**“高温燃气持续通过管道时太危险了，我担心金属管撑不住这么剧烈的温度变化。”

**维克多：**“别烦我，你给它浇点水，让它冷静冷静。”

**露西：**“管道会爆裂的，先生。尽管降温是下一阶段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长远考虑，最好试试别的材料。机翼发动的续航时间太短了，在燃料耗尽前，暂时还不会达到材料强度的上限。”

**维克多：**“别跟我说这些！必须用这个！”

**露西：**“为什么要按照这个低效的方案来？”

**维克多：**“因为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为了今后能在他们的工厂量产做准备。要紧的是别让公司对我们失望，否则公司就会撤资。”

撤资。一想到这个词，维克多便面露苦色，几近狂躁。

**维克多：**“俄亥俄人的大家伙比我们的进度快太多了，再折腾下去，我们会失去最好的时机……”

**露西：**“最好的时机？这是不正确的，维克多。在以百年计的尺度看来，三五年的差距微乎其微。更何况，我们也不完全是在同一条跑道上竞赛。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不明白你的焦虑。”

<sup>1</sup> 然而，在此之前，1903年12月17日是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试飞双翼机的时间。



**维克多：**“一百年？三五年？我有几个三五年？如果他们赶在我们前头吸引了公众……谁还会关心第二名和之后的选手？伙计，赢家所得应有尽有，其余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露西：**“这些成果不会被废弃。只要时间足够，第二名早晚也会跑过终点线。”

**维克多：**“是的，跑过……跑过一条无人在意的终点，没有奖金，也没有荣誉和聚光灯，还有什么意义？”他为竞争对手的成功而焦虑，那股煎心的急躁让工程师鼓起青筋，气得几乎暴跳起来。

**露西：**“冷静下来，维克多。去准备车，两个钟头后我们到停车场准备试飞。”

**维克多：**“别指挥我。好吧，刚才我话说重了，抱歉。别在意，我就是这么个脾气。”

**露西：**“控制你的情绪，然后专注工作，维克多。”

……

一通久等的电话，来自一个并不陌生的声音。

维克多转身跑向座机，却不慎踩在渗漏地面的机油上，狠狠摔了个痛。他爬向电话，抬手接起。

**维克多：**“对，对，您好，这是波士顿的维克多工作室，您需要——”

**公司代理人：**“维克多先生，基于近期形势的一些变化，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对您和露西女士主持设计的挂载式单人飞行翼工程，经评估，我们认为这个项目不再适合投入后续资源。”

**维克多：**“不再适合投入？你把话说明白点。”

**公司代理人：**“简而言之，维克多先生，您将不再能像此前数月那样从我司得到资金和能源支持。我们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未来。就目前来说，我们认为威尔伯和奥维尔先生发明的成果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领域。祝您一切顺利，希望将来还有与您共事的机会。”

**维克多：**“嘿！你\*\*先别挂！怎么回事！喂，喂——狗东西。”

**露西：**“发生什么事了？”

**维克多：**“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有，你想先听哪一个？”

**露西：**“你脸色不好。先把好消息告诉我。”

**维克多：**“好消息：我们不用根据公司的需求做设计了，那些指手画脚的外行人不会再来瞎指挥了。坏消息：和瞎指挥的外行佬一起离开的，还有我们需要的钱。”

**露西：**“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被公司放弃了？”

**维克多：**“嗯哼，你要这么理解也没错。”

**露西：**“——但还没有被我们放弃。”

**维克多：**“……”

工程师垂手坐在他那张油黑的座椅上，呼吸沉重，低垂着头。

**维克多：**“我可以联系一些老朋友，他们或许会感兴趣，愿意接手。”

**露西：**“很好，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工作。你需要咖啡吗？”

**维克多：**“……我打算回家，回佛罗里达。”

**露西：**“嗯？”

**维克多：**“也许这从一开始就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人怎么可能像鸟一样飞起来？把这些破铜烂铁打包卖掉，好歹能回点本钱。”

**露西：**“你失去信心了？剩下的耗材还足够再进行一次实验。”

**维克多：**“实验，实验，无穷无尽的实验……还要失败多少次？成功了又怎么样？迟来的成功和失败有什么区别？”

**露西：**“去联系车，把东西带到海边——不，带到查尔斯河河边<sup>1</sup>。”

**维克多：**“……你想做什么？”

**露西：**“这个季节的河风更温和。”

工程师在动摇，仿佛迎风吹展的白帆，时而左顾，时而右盼，进退无主。

**维克多：**“……你想最后再尝试一次吗？”

**露西：**“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sup>1</sup> 查尔斯河位于马萨诸塞州东部，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布兰戴斯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均在此河畔。



**维克多：**“如果能引起曝光和关注……嗯……的确，也许还有转机，河岸边人更多一些。”

**露西：**“这是正确的方向，在穷极所有的可能性之前，匆忙放弃并不明智。”

不明智的放弃，不明智的半途而废。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片段在机械女士脑海中重现。

过去，这条路曾因恐惧和愚昧而被旅人放弃，犹如面对黎明前那叫人望而止步的黑暗，旅人转身离去。

如今阻碍它的，则是令人遗憾的短视，是在驱动时代狂奔的机油味和纷飞的纸钞面前被熏得迷了魂的贪婪利欲。

**露西：**“实际上，比起我刚来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维克多：**“行，那还是照计划来。你来飞，伙计，我不会游泳，你知道的……”

**露西：**“没问题。”

**维克多：**“就这么办！我去联系车和记者朋友。但愿我们能在明早的报纸上抢到一个精彩版面……”

——TO BE CONTINUED——

## FP05. “杂技表演” "Air Farce"

\*1908，查尔斯河畔\*

河岸旁，游人三两成群，近半个世纪的繁荣与和平塑造了对新世纪的美好愿景。

先是黑夜，再是蓝天，接着还将征服天空更远的天外——人们如此笃信，未来必将远胜当今。

**维克多**：“嘿，朋友们，让让，烦请让让——聚光灯准备好了吗？我会付钱的，杰克，会的，就这一次！你信我！谢谢，先生，就一小会儿，我保证，最迟半个钟头，绝不影响您工作！”

工程师忙着在河畔广场给自己抢出一块空地，跟他不耐烦的记者朋友们一一赔笑，同时紧张布置着场地。

**维克多**：“我跟你保证，接下来你将拍下本世纪最了不起的几张照片，别说《纽约太阳报》了，就是——好好好，我去跟我的助手聊聊，她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工程师敛起他硬邦邦的假笑，一边擦汗，一边跑向机械女士，搬运下沉重的金属架。

**露西**：“我会尽快把设备组装好，不会超过五分钟。”

**维克多**：“……我有个办法，露西。”

**露西**：“嗯，说。”

**维克多**：“我们承受不起失败，你明白的……”

工程师压低声音，左右环视，悄悄给出自己的“建议”。

**维克多**：“用一下你的神秘术，真的，有几个地方我还是不放心，最好还是……”

**露西**：“你的意思是，要我使用神秘术改变机械结构，从而保证这次实验的成功？”

**维克多**：“对对对对对，就、就是这个意思……！”

**露西**：“不，我拒绝这个提议。”

**维克多**：“啊？为什么？你怎么——”

**露西**：“神秘术的时效有限，而且存在失败的风险。”

**维克多**：“我们本来就没什么胜算！再往赌桌上扔两块筹码又怎么样！”

**露西**：“维克多，我不可能对将来生产的每一台设备都施加神秘术。也不可能在每一个使用它的人起飞前都为他们施加神秘术。这不是一条可行之道。如果接下来要进行大规模生产，那必须基于稳定、可控、可复制的方案。”

机械女士比她的伙伴看得更远，因为工程师并非马戏团的杂耍艺人或兜售神秘学小玩意儿的江湖术士。

**露西**：“所以我拒绝这个提议。去把机翼搬下来，该把它们组装起来了。”

**维克多**：“噢，你在想什么？如果今天不能成功，这事儿就没有以后了！伙计！你听我的，对燃气机动手，让记者们拍下你在天上打招呼的漂亮样子！公司会回心转意，然后求着我们继续这个项目，到时候我们愿意要多少，他们就会给多少！一千、一万、十万美元……那些钞票叠起来比你我加起来还高！”

**露西**：“嗯，所以你要一堆叠起来三米多高的纸做什么？”

**维克多**：“……，不为此，我为什么要偷走老屋里的那堆写满潦草笔记的旧纸稿，千里迢迢跑波士顿来搞实验？”

**露西**：“我不关心你的动机，维克多。我在乎的是这个项目很有前景，仅此而已。”

维克多扔下攥在手里的稿纸，露西将这些不受主人待见的梦想一一捡起，放回车上。

**露西**：“它们还有用处。”

**维克多**：“哼，但愿如此。”

工程师气冲冲地转身离开，转眼间，那露骨的假笑又挤上脸庞，朝向众人。

寥寥无几的“众人”。

**露西**：“维克多，把人群疏散。我不想发生意外的时候伤到路人。”

**维克多**：“烦请诸位让让，我的助手十分体贴而谨慎，尽管这个发明堪称完美，绝无意外可能……但本着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她依然考虑到了最最极端的、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接下来请诸位见证维克多工作室的杰作：单人挂载式飞行翼，只需要操纵摇杆，按下按钮，您就能畅享翱翔天空的乐趣！”

**露西**：“再等等，维克多，现在不是时候。风向很乱，不能在这时候起飞。”

**维克多：**“……请诸位原谅，恐怕我们需要再对设备进行一次最终调试，为保证展出效果，请再耐心等待短短的两分钟。”

**围观游人：**“你们是哪个马戏团来的？”

**维克多：**“波士顿的维克多工作室，先生，绝非魔术马戏，也并非神秘学家的小把戏。”

**围观游人：**“一个机器人？一个装在机器人背上的机器翅膀？哈哈！我倒想瞧瞧这里头有些什么门道。”

**维克多：**“我们不能等太久，伙计，大家已经不耐烦了！”

**露西：**“等到风向有利。你为什么着急？”

风吹过河面。

游船上，无所事事的居民聚在船舷边，远远看向岸上的两人。

**维克多：**“再等下去，别说路人，连记者都会撤走！”

**露西：**“是吗？这会给项目研究带来什么麻烦？聚光灯对飞行有什么益处？站在河岸边的游人的目光是否能改良机械结构？”

**维克多：**“……如果没有观众，那今天做的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露西：**“我们会用一次精彩的试飞来验证近期的研究成果。即便失败，也能从中找到改进的道路。我不认为这是个悲观的梦想。从第一盏风筝发明以来，人类就憧憬着乘风飞起。而近些年人类在材料科学和内燃机领域取得的硕果，则使梦想成为了初步具有可行性的现实方案。维克多，一次失败会怎么样呢？你已经失败了上百次，这不过是给分母数字再加一个最小正整数而已。”

焦躁的工程师无言以对。西风拂过河岸，向缅因湾的湛蓝海水奔去。

**维克多：**“起风了，伙计！动起来，快，动起来——”

**露西：**“祝我们顺利。”

机械女士将飞行翼装上自己的暗银色手臂。

银翼的飞鸟走到岸边，启动按钮，滚烫蒸汽自灼热的排热管道涌出——而非出自她那伟大的活塞核心。

神秘术缄默不语，在此发出轰鸣的乃是基于人类科学而完成的金属飞翼。

**露西：**“我感觉这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好。”

**维克多：**“准备好了吗——各位，请看，请睁大双眼——你们即将见证人类两千年来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它将云海化为大地，叫天空成为无水之海，我们将能畅游其中！”

如同七十年前那位向着大海奔跑飞起的女孩，机械女士展开银翼，向着查尔斯河一跃而下。

**围观游人：**“嘿，她跳了！她真的能飞起来吗？就靠那鸟翅膀玩意儿？”

没有好事之徒期盼的落水声。水鸟振翅而起，被燃气驱动的爆鸣声惊飞。

**露西：**“……比我预想中糟糕。”

**维克多：**“看，看，她从河堤下面起来了！正是如此！飞啊，飞！”

工程师额边汗珠不断。他紧握双手，屏住呼吸，目光跟随着银翼的飞鸟掠过河面。

攥在手中的麻黄色设计稿纸被汗水浸湿，几乎揉作一卷。

**露西：**“维克多——”

**维克多：**“安全、稳定、可靠，只需要简单阅读我们的使用手册，就是八岁小孩也能熟练掌握这一机械的驾驶方法。它比飞机更廉价，比火车更轻巧，比轮船更便捷——”

**露西：**“维克多！”

**维克多：**“只需要投入小小的一笔资金，我保证，不出一年，这笔投资将带给您难以想象的丰厚回报！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机会呢？现在，就是现在，财富与光荣正向你招手，正如这高高飞起的梦想——”

**露西：**“燃油快耗尽了，维克多。”

蒸汽从河岸上消失了，淡如正午的雾，在风中迅速消散。

……（落水声）……

**围观游人：**“你的梦想摔下去了，伙计。嘿，她落水了。”

**维克多：**“——！”

工程师目瞪口呆，为查尔斯河溅起的水花惊得说不出话来。

**维克多：**“不！不……”

落水的飞鸟卸掉双翼，从水中浮起，游回岸边。

**露西：**“我想我知道问题在哪了。现有的发动机根本不能支持如此巨大的能耗，风和燃油提供的动力都不够。维克多，这套强行拼凑连接的核心系统没有意义，这只会加快燃料消耗。真正需要的是改进效率，提高输出功率。”

**维克多：**“是吗？那你去折腾吧。无所谓了，伙计，祝你好运。没人会往这个项目投钱，一分钱也不会投。这\*\*就是个愚蠢的赔本生意！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回不了本！我的钱……！”

机械女士擦去金属身躯上的水珠，走回岸边，走向散去的人群，捡起那摞被主人遗弃的设计稿。

它们不该被如此抛弃。

**露西：**“你要和希梅娜一样，走到半路就离开吗？”

**维克多：**“就这样吧。”

维克多用一声叹息为自己短暂的尝试画上句号。

他压低帽檐，转身消失在河畔人潮中，为自己的失败落荒而逃。

**露西：**“这和之前的每一次失败没什么不同。我们已经找到了改进的方向。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一段弯路，一场不成功的展出。”

一个望向天空的梦想，却受挫于脚边的几张纸钞。

**露西：**“……你看到的只有自己伸手就能握住的东西，维克多。比起人类来说，天空或许更有耐心。”

她紧握住那一张张散落的梦想，将其整理归档，拖拽着落水的飞翼，沉默地回到自己的命运中。

但她不会停下脚步，永远不会。

**露西：**“他走到半路，就像面对马特洪峰<sup>1</sup>的旅人，被眼前的高山和苦厄吓坏了，于是转身离去。但还有人——在他身后，还会有很多人向着高山飞去。<sup>2</sup>”

——TO BE CONTINUED——

<sup>1</sup> 马特洪峰，源自德语 Matterhorn，是阿尔卑斯山脉最著名的山峰，是一个四面陡峭的锥体，只有少量的雪覆在表面，因而极其难以攀登。据统计有超过 500 名登山者在马特洪峰上丧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山峰之一。

<sup>2</sup> 原文“Like many before him, he was terrified by the difficulties ahead and changed his course, like those mountaineers who turned from the Matterhorn long before they reached its peak.”

## FP06. 天穹有翼 Inherited Wings

\*1969，佛罗里达办事处\*

职员：“露西女士，很感谢您两年来在航天中心的服务。休假安排和相关文件上已经做了详细说明，接下来请享受您的假期。佛罗里达海岸的阳光向来颇受游人欢迎。”

机械女士接过纸质通知。于她而言，只要电力供应充足，休假或是工作，其实并无不同。

职员：“您可以在电视上观看月球登陆直播，直播时间请参考相关通知。”

露西：“请致电湾岸中学外联办公室，胡安娜女士接。她这时候该在办公室的。”

职员：“好、好的。”

....

....

???：“您好....”

露西：“你好，胡安娜女士。我今天就到，最迟——”

她抬眼看向挂钟，三根指针恰好连成直线。

露西：“最迟日落之前。嗯，待会儿见。”

胡安娜：“嗯，嗯，我在学校等你。”

她一向珍视时间，一向不愿为了琐事耽搁，将电话挂断得干净利落。

露西：“我需要去湾岸镇的车。”

职员：“好的。麻烦到基地第一公路旁的 K-388 车位等待，十五分钟后会有一趟专车在那儿等您。”

露西：“要开多久？”

职员：“路况良好的话，不超过一个小时车程。请放心，军方已经在基地附近实行了交通管制，您将一路畅通。”

露西：“嗯，好，很高兴看到航天中心保持着它一贯的高效作风。预祝你们顺利，我十分期待看到登月舱抵达月球的历史性时刻。噢，对了，还有我在卧室里的行李，那些储备电池和机械设备，全都需要装车带走。”

\*1969，湾岸中学\*

她不擅长对付学生，因为这些少年少女的脑袋里总是装满天马行空的想法，难以理解。

机械女士走进校园，人类后代便将她团团围住，好奇地上上下下摆弄她的金属身躯。

学生 I：“嘿，机器人！山姆、安妮，你们都来看看！哇喔！一个真正的机器人！”

露西：“请让开——请——”

人类少年的身高在他们蓬勃旺盛的好奇心面前显得那么小，却令她无处挪步，让她被困在走廊，没法动弹。

???：“给客人让路。你们这样不礼貌。”

露西：“噢，胡安娜。你看起来很健康，比从前更健康。”

胡安娜：“这就是你打招呼的方式吗？哈哈，你好像从人们那儿学到了些东西。”

露西：“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手中的工作。我也会定期检修自己。确保性能良好，保证各部位装置妥善运行，以免在关键时刻丧失行动能力。”

胡安娜：“好了，小飞行员们，你们一定很想去海边活动活动，把东西都搬过去——我和这位客人还有事情要谈，待会儿咱们再见。去吧，别在这里拦住大家的路。”

\*1969，胡安娜的办公室\*

胡安娜：“这些是奖杯，我的学生抱回来的。带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可一点不比在航天中心的工作轻松。”

胡安娜女士颇为骄傲地将自己的成就指给昔日同事，这丝毫不逊色于她过去的成功。

露西：“很高兴看到你有一份充实的退休生活。”

胡安娜：“是吗？我反倒觉得能看到你像现在这样从茫茫多的事务里抽身出来休息，很让人高兴。妥善维护有益于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喔。”

露西：“只要供电稳定....噢，这里的电灯是接触不良吗？”

灯管不时闪烁，从踏进校门那一刻起，机械女士就注意到这儿似乎在有意识地控制能耗。



胡安娜：“或许是发电机出了故障，别紧张。”

露西：“噢，不！你们应该……”

胡安娜：“放松，露西，湾岸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不会持续太久了。这附近的维护团队都被抽调到航天中心待命了。我不想错过后天早晨的直播，万一供电系统出了问题……留点儿后手总是好事，对吧？”

露西：“我同意。考虑到最糟糕的情况，这些应急预案当然有它们的价值。但最好别让这些价值真正发挥功效。”

……

胡安娜：“……找到了。记得这个吗？”



机械女士摊开稿纸，这是胡安娜离开时她赠与的礼物——小小的、像人类一样代表着善意的礼物。

露西：“这只是我参与过的众多项目之一，得益于近年来航空事业的进步，它的价值才被重新发现。当时我很忙，它在你手里会比放在我的储物柜里更有作用。”

胡安娜：“不，是你一直在完善它。”

露西：“我只是记录并保存着它们，偶尔做一些尝试。更何况我已经起码两年没关注这件事了。进展如何？”

胡安娜：“不比你们这几年发射的火箭慢，哈哈，但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厉害。”

露西：“没关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或快或慢，只是非常简单的时间投入与产出效率的问题。不过最近十年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进步快得不可思议，各方都在加大投入，这是好事。俄国研究人员在过去二十年的实践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们已经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

胡安娜：“是呀……有人跑在前面，别的选手就会不甘心落后，于是奋起直追。拜科努尔发射场把第一颗卫星发射到了平流层外，所以我们也这么干。后来，竞争对手又把火箭抛上宇宙，于是我们也不甘心，在佛罗里达研究中心紧跟着搞了自己的火箭。他们还想把手伸向月球、伸向火星和更远的天外星海。但我们不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吃火箭尾焰了。”

她的笑容中似乎张扬着一种信心，一种对于竞胜争先的渴望。

露西：“我很欣赏这种竞争意识。和对手一起跑，往往能让我们跑得更快。如果后天下午他们能把人类的脚印落在月球上，胡安娜……那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新的足迹，新的探测器，新的宇航员，然后是小型定居点，第一批移民……航天中心已经有相关规划了。”

置身事外的女士似乎对此并不关心，而是回望着展示柜——那是她的学生得到的荣耀。

胡安娜：“是啊，山姆和彼得也常常为谁的小飞机飞得更高、更久而较劲。这些奖杯里有一半是山姆的，而另一半则属于彼得。少了任何一个，他们中的另一个就会变得倦怠，躺在过去的荣誉上懒洋洋地发呆，停步不前。”

两个少年奋力争先，都渴望着摘下下一个哪怕是小得好似芥菜种子般的胜利，将之装扮上先前斩获的桂冠。

露西：“嗯，所以呢？你的学生们有些什么成果？”

胡安娜：“他们向往飞行，所以我拿着你给的设计，跟他们一起折腾。你提供的原型机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比半个世纪前的飞行翼锥形改良了不少。”

露西：“是吗？它几乎一直都被搁置着，胡安娜。我没有特别对它们做什么，当曾经卡住研究的麻烦取得新

的突破时，我就做一点改进，然后试试看。这种实验品很少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总归在慢慢向前。”

**胡安娜：**“你没有放弃它们，露西。”

**露西：**“没有任何项目该被草率放弃，除非它们已被确证毫无价值。但这种情况不多。准确来说，这种情况极少，极少极少，从概率层面几乎可以忽略。而问题在于时间、资源和有限的精力，我没办法维护所有东西。”

**胡安娜：**“只要记得它们，不要忘掉就好，未来总有人会再捡起那些被搁置的幻想——来吧，露西，去看看你播下的小小的种子们——”

一个无心之举。

**胡安娜：**“两年过去，它已经萌芽、茁壮，开出小小的花蕾了。但那只是个业余项目，没什么商业价值，是孩子们的玩具。”

**露西：**“我不记得在这里进行过植物培植相关的研究。也许是我忘了。有什么种子需要种下去，还得再等两年时间才会开始生长？或许你们该检查一下温室环境的各项参数，比如保温和透光性能。需要我帮忙吗？”

几颗种在孩子们心里的，被写在纸上、曾被它们短视的主人抛弃的种子。

**胡安娜：**“……，哈哈哈哈哈！跟我去看看吧！佛罗里达的雏鸟们都很想飞得更高些呢——”

——TO BE CONTINUED——

## FP07. 雏鸟们 The Fledglings

\*1969, 湾岸镇海滩\*

飞鸟成群掠过海面，鸣叫着飞往西方。海浪一如千百年来那般冲洗着沙岸。

胡安娜：“有些好事的记者为佛罗里达编造了不少故事。失踪二十年的幽灵船神秘飘回了东海岸，迷失多年的飞机自大洋海底飞出，长翅膀的飞人宣称自己被外星人掳走……”

露西：“航天中心的同事聊起过这些传闻——一边嚼早餐玉米片，一边笑得拍桌。把餐桌弄得一团糟，这不是件好事。”

胡安娜：“……从这片海岸往南，穿过巴哈马与波多黎各，再折向北边，与百慕大群岛形成三角区域，就在这片漂亮的海域。”

露西：“我不相信。未经验证的报道中往往存在大量误导，应该筛选出事实，而不是盲信传言。我不觉得你会相信这些。”

胡安娜：“我只相信最后一个。我是说……我想去相信最后一个，万一它是真的呢？”

露西：“嗯，也就是说你认为会有长翅膀的人类从大西洋西部海域出现，并降落在佛罗里达海岸。”

胡安娜：“当你把维克多叔公丢掉的设计稿交给我的时候，我还很惊讶……但后来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

天意，一个在机械女士看来毫无价值的名词，它仅仅意味着智慧种族在其蒙昧时代的恐惧与臆想。

露西：“我没想过这些。维克多不想把这件事做下去，那就交给别人做。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就由你来。就这样。1908年的失败不能说明这条道路是错误的。而维克多放弃了的项目最后又落到了他的亲戚手中，则是个纯粹的意外。或者说，一个纯粹的巧合。”

胡安娜：“这事要是让其他神秘学家知道，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天意，是灵知和宿命的回归指引。不过无论如何，我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把这件事做下去了，你看——”

学生Ⅱ：“一分零八秒！是我赢了！”

学生Ⅰ：“你放屁，明明是一分零一秒！你多报了七秒钟！那时候你还踩在地上！”

学生Ⅱ：“发动机启动的时间就算！”

露西：“离开地面后我们才开始计算滞空时间。否则你会得到错误的实验数据，进而对后续研究产生误导。”为首的孩子转头看向她，又看向机械女士身后的胡安娜。

学生Ⅰ：“你是谁？你——欸？那个机器人！嘿，老师把机器人带来了！”

露西：“没有神秘术的辅助也能稳定滞空一分钟以上，嗯，这比以前好了不少。”

胡安娜：“对露西女士尊重一些。要知道，你们那些宝贝翅膀的原型设计图可是她送来的。”

学生Ⅰ：“好的，老师！”

学生Ⅱ：“没问题，老师！”

胡安娜：“还是老问题：少量液态燃料不能提供足够的续航。但如果要把油舱做大，需要的动力支持也会随之倍增，得不偿失。不过孩子们很有信心，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调整设计。也许现在还不够完美，没关系，像你说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还很年轻。十六岁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相信等他们六十岁的时候，就再不是问题了。”

时间，是的，时间……燃煤取代风和水，燃油和电力又渐渐将煤炭挤下能源的王座。

露西：“四十四年前人类刚发明了电视机。而现在他们已经离不开晶体管电视和晚上八点的影视剧了。”

学生Ⅰ：“你们在聊电视？那你肯定知道詹姆斯·柯克船长和他的斯波克伙计！”

学生Ⅱ：“万一她没看过呢？你怎么敢这么断定！这不严谨！”

学生Ⅰ：“她是机器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么伟大的科幻片！”

胡安娜：“我想，这个话题可以就此打住了，除非你们俩想后天早上去义务打扫学校的游泳池。对吗，热爱劳动的好孩子们？”

一个轻飘飘的威胁，但足够让学生闭上那张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嘴。

露西：“按照安排，他们应该和学校里的其他学生一起观看直播。科算中心打算推行新的测试信号传输技术

在十万公里级别距离上的应用。不过在这之前，先来看看你们的麻烦……”

机械女士走向那两对插在沙地里的金属设备，对人类少年的力气来说，能把上百斤重的装备带来海岸绝非易事。

学生 I：“丹和安妮，还有其他人一起帮忙搬来的。”

学生 II：“是的是的，我们答应好了，等翅膀做好，就让大家轮流用，让大家都能飞一飞！”

胡安娜：“我帮他们把设备调试到最好了，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

露西：“一分钟的成绩很不错。你就是为这个邀请我来的吗？”

胡安娜：“我很怀念跟你共事的那段日子，露西。这只是一位早早退休的工程师对她往昔生涯的一种怀念，以及对老朋友的好意。当然，在这当中加上一点小小的请求，我想也没什么问题。”

露西：“飞行器用的是液态燃料吗？”

胡安娜：“年初的那个版本是，航空中心的朋友一直在为我们提供少量燃油。但最近半年我们发现了问题：燃油的安全性和储能都有问题，所以现在改用电线了。”

如她所言，车载发电机延出了长长的黑色电线，连接着人群中央的黑色金属翅膀。

露西：“这会限制飞行器的活动范围。输电线的极限长度就是飞行器的飞行范围极限。……，你们或许只是做了一个能载人的电动风筝。”

胡安娜：“至少把风筝线换成了电线。是的，电动风筝……他们偶尔就会这样称呼它。但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电池连接着发电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提供能源。如果拔掉电线，那就像你刚才看到的：一分钟是大容量化学电池的极限。”

露西：“换句话说，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不是一道难题。”

机械女士敞开大衣口袋，分享了她为自己储备的收藏：一些块状金属制品，神秘学与材料科学结合的奇迹之一。

露西：“如果你们用的 T-2 型通用插槽，那它可以完美替代现在的电池。把舱盖打开，再把这个放进去。”她走向有翼的机器，将新的心脏装入亮银舱盖中。

接着，她拔下机翼下吊垂着的黑色脐带——

露西：“再试试。”

学生 I：“她换了什么东西进去，电池吗？就这么简单？”

露西：“这应该能解决了。不要飞得太高，也不要远离海岸，控制好时间。”

胡安娜向她走来，而两名学生则跑向各自的机器，准备试试机械女士为他们提供的新玩意儿。

胡安娜：“那是什么？我没听说过航天基地在研究电池技术……”

露西：“是我和科算中心在 1965 年完成的一个项目。有赖于神秘学家同事的协助，这种电池突破了某些物理材料的限制。”

胡安娜：“神秘学家？噢，那这东西已经到量产阶段了？”

露西：“很快就会，行政部门正在处理相关的文书工作，技术上完全成熟。稳定可控的神秘术咒文和基地仓库里存放的航空燃油没有区别。石油工业构筑起了现代文明的基石，那么已经解明了的、能够完美重现的神秘术也可以作为这栋大厦的支柱。”

胡安娜：“我还以为你会反对神秘术在科学领域的应用。”

露西：“加上定语，‘不稳定的’神秘术。当我们找到了控制它的方法，它就是一项可供利用的助力，像河流驱动大坝，一旦驯服洪水，大河就是我们的发电机。而人类或是神秘学家，或是一台电冰箱，胡安娜，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同。数字编码设计的智能机械和基因编码创造出的智能生物，本质上说，一样。”

胡安娜：“……，如果换别人说这种话，我一定会认为他疯了。”

露西：“是吗？语言不会因人而异。机械装置在不同的人手中都有着同样的性能。”

胡安娜：“每个孩子都能握着操纵杆享受俯瞰海岸的快乐。”

铝翼的飞鸟从海岸缓缓飞起。在秒表计时的紧张计数中，人群数出了一个又一个百秒的极限数字。

露西：“是的，你的学生很享受飞行。”

胡安娜：“是啊，很享受……一种纯粹的快乐，不为了跟外国人竞争，不为政治宣传而飞。”

露西：“它完成得比我想象中轻松很多。”

胡安娜：“水到渠成嘛。”

露西：“要我替你把相关设计提交给航天基地吗？科算中心也行。”

胡安娜：“不用，我想再等等，有些东西还可以再优化。对了，你预计它能飞多久？”

露西：“我不知道，但肯定比你们之前久得多。”

胡安娜：“那就叫他们下来。这些孩子一激动就容易沉浸在飞行里，趁他们还没被冲昏脑子……山姆，下来。丹和彼得帮帮忙，清理沙滩，让山姆落地，欢迎我们的英雄——”

有翼的小飞人听到老师呼唤，不情不愿地带着身后的金属机械回到沙滩，稳稳落回大地母亲的怀抱。

露西：“十分零四十八秒，不错的成绩。”

胡安娜：“下一次我们会做得更好，一定会。”

——TO BE CONTINUED——



## FP08. 漫步 1969 | Roaming through 1969

.... (门铃声) ....

露西：“胡安娜——”

胡安娜：“门没锁，你自己进来吧。”

机械女士应声进入老朋友的旧宅。

\*1969，胡安娜宅\*

露西：“你把电视搬到了二楼吗？”

她环视屋内，处处陈列整齐，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却独独不见屋主人所在。

胡安娜：“是的，是....天线卡住了，噢，上回迈克尔没修好它，我们就这么扔二楼了....上来吧，露西，我得折腾折腾这玩意儿，很快，我保证....”

露西：“要我帮忙吗？”

胡安娜：“我快弄好了，快了，就是差点儿，有颗螺丝不太听话！坏孩子！你最好老实点....！”

机械女士坐到一旁，时针指向四点十一分。她几乎能想象到航天基地里的繁忙景象。

露西：“他们离月面应该很近了。”

胡安娜：“是的，很近了，马上就拧紧了....很近了！”

火花一闪，电线似乎有意不遂人意，以一次小小的爆闪嘲笑设备主人的努力。

露西：“很遗憾，它坏掉了。我能修好这东西。”

胡安娜：“行！吧！那吃点东西，我再想想办法。或者，你来想想办法？来点玉米糊？葡萄牙的亲戚寄过来的，好吧，我知道这有点怪，但你要来点吗？”

露西：“我不需要摄入食物补充能量，胡安娜。不用了。”

胡安娜：“抱歉抱歉，我差点忘了，你....偶尔像人类一样吃点东西，或许也不坏？随你吧，哈哈。”

露西：“蛋白质的能量转化效率比电力和热能低太多了。”

在最近的一个百年里，这是她受益最深的一次革新：将身体改换由伟大的电力驱动，由此得到了数十倍于以往的续航能力。

而代价，则是某种近似人性的焦虑悄悄在她纯粹理性的大脑中诞生了一—电量焦虑。

露西：“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开发一些更便捷的高能餐食，以节省不必要的用餐时间。”

胡安娜：“好了，吃饭是生活的享受。品尝美食有助于身心健康。”

露西：“航天食品是不错的成果，用最小的体积提供了最丰富的营养以维持生存——”

胡安娜：“好好好，露西女士，那么你能把这玩意儿折腾好吗？我不想错过直播。”

露西：“修好的概率大于百分之九十五，但不保证大于百分之九十八，它有失败的可能....”

胡安娜：“我给乔治打了电话，待会儿他会送替换零件来，总之我们先....先让这金属盒子开机。”

机械女士的手伸向那颗不起眼的小螺丝，殖民时代的老屋中涌出了来自十八世纪的滚滚蒸汽，随着呜呜汽鸣，神秘术的光辉似乎将要唤醒金属造物的意识——

一个小概率的意外在白色汽烟中发生了。

胡安娜：“咳....咳....嘿，露西，发生什么了？”

露西：“....我想，可能是神秘术失败了。”

一个指头大小的人型生物站在木地板上。她由铁青色的金属塑成，不比身旁那颗从蒸汽中滚落的活塞核心大上多少。

露西：“超过四十二个月又十八天没有发生这种状况了。....，真糟糕。”

胡安娜：“....你以前从没跟我说过会发生这种事。你看起来就像个模型....还....还蛮可爱的，露西！但你....怎么变回来？”

露西：“两分钟或者三分钟，别担心。”

胡安娜：“嗯....我又认识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你。”

露西：“我只是一枚金属活塞。”

一枚从启蒙余晖中苏醒的活塞，恰如此时此刻……

二百年的历史凝滞在这栋老屋中，工程师家族在佛罗里达海岸放下了第一台蒸汽机。

三秒后，机械女士睁开双眼，金属螺丝被胡安娜重新捡起。

**胡安娜：**“我简直想象不到这小东西刚才变成了你……”

**露西：**“不稳定的神秘术意外。所以它不能被应用于重要场合，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筹码压在不可靠的天平上。”

**胡安娜：**“修个电视，没问题吧？再来一次，刚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如她所说。蒸汽再一次从机械活塞中涌出，神秘术的辉光将沉默的显像管唤醒。

**露西：**“这就好了。”

信号从三十万公里外传来，黑白画面中，身着厚重宇航服的男子即将走下登陆舱。<sup>1</sup>

一种宁静的荒凉随着天外信号传回人类的母星，呈映在金属屏幕里。

**胡安娜：**“那儿很美。东方人说月亮上有桂树，还有宫殿和住在宫殿里的公主，公主养着兔子……”

**露西：**“荒凉的月球表面不可能生长植物，更不可能饲养家禽。”

**胡安娜：**“他们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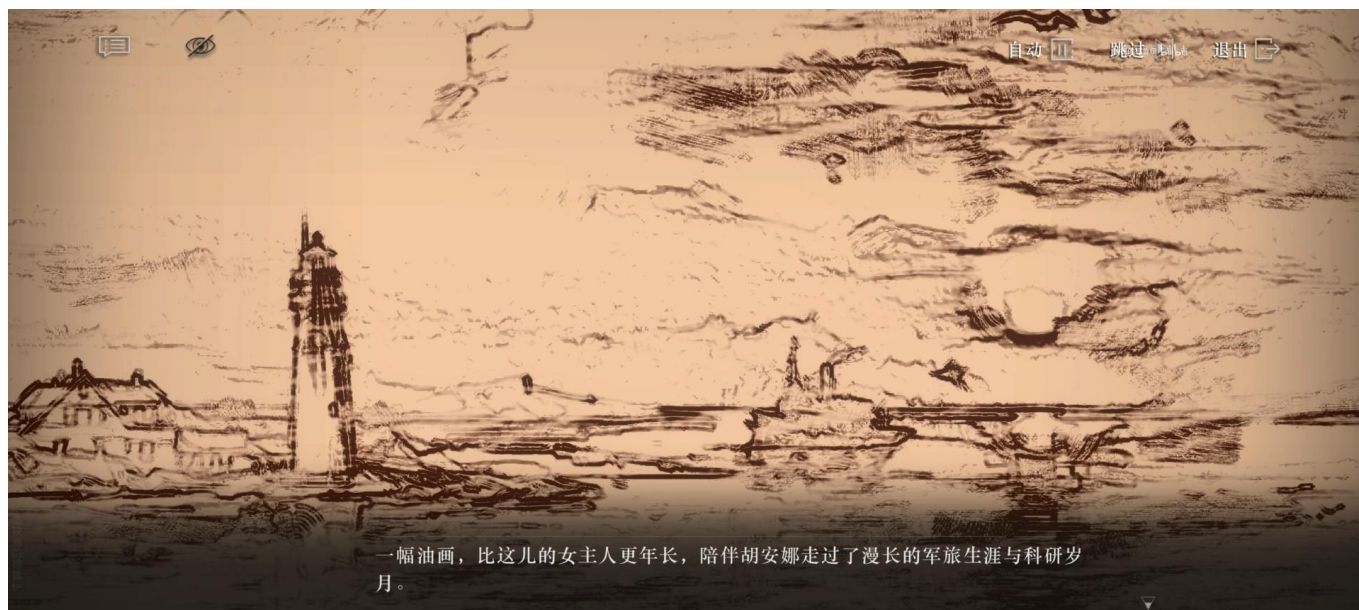
那是小之又小的一步，来自三十万公里外的蓝色行星，将那颗星球上以万年计的无数仰望与幻想化为了脚下的现实。

机械女士站在一旁，无声地注视着登月小组在月面漫步。

**露西：**“那时你们只能望着天空叹息，而现在，胡安娜，你们已经把手伸向了无垠的星海。”

胡安娜却转身指向卧室墙上的壁挂油画。

**胡安娜：**“维克多叔公雇人画了一幅画，喏，就是这个。”



一幅油画，比这儿的女主人更年长，陪伴胡安娜走过了漫长的军旅生涯与科研岁月。

一幅油画，比这儿的女主人更年长，陪伴胡安娜走过了漫长的军旅生涯与科研岁月。

身负双翼的少女从海港起航，飞过灯塔，飞往太阳，仿佛神话中的代达罗斯之子。

**胡安娜：**“来自我们家族的一位先祖，传说她是第一个飞起来的人。”

一朵遥远的、几乎快被遗忘在岁月长河中的水花。

**露西：**“1835年我从里斯本起航，在那儿和希梅娜制作了飞行翼的雏形。但那时我们只能靠风力来驱动翅膀。最后是神秘术完成了那个遗憾的发明，希梅娜乘着翅膀飞上了开往新大陆的船。”

**胡安娜：**“……，那是你吗，露西？”

**露西：**“七十年后，维克多捡起了这个念头，我们试着使用燃油来提供动力。但笨重的机械外壳和脆弱的金属管道根本无法支撑长时间飞行，于是他放弃了。”

**胡安娜：**“维克多叔公后来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在纽约做橄榄油生意……”

<sup>1</sup>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首次登上太空；1969年7月21日，尼尔·阿姆斯特朗首次登月。此时的航空技术应该已经较为成熟，但这里故事中应该讨论的是单人便携的小型飞行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飞机”，请注意。

露西：“是吗？恭喜他。”

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位失败的发明家。

露西：“他那时一直在思考飞行翼的商业价值。而对世纪初的科技积累来说，很遗憾，那仍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对人类有限的寿命来说，未来的确太过遥远。他们承受不住一百次、一千次乃至上万次的失败，借此来验证一个尚未成熟的项目。”

胡安娜：“可我们总会有抵达古老而遥远的梦想的那一天。喏，孩子们在天上飞得很开心。”

露西：“这或许会走很久，这是一条长之又长的路。十九世纪的人认为飞起来是了不起的。二十世纪初的人认为能飞得久一些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一个半世纪的尺度下，艰难而缓慢地踏步在这条路上。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胡安娜。”

时间推着人们顺流而下，哪怕有人行至半途便不敢迈步向前。

哪怕有人在那高山前低头，为近在跟前的面包放弃了远眺高天的梦想。

露西：“简单的时间问题。”

胡安娜：“我们总会抵达终点，即便在那之前有无数双翅膀被折断在海风中。你见证了这一切，露西。”

露西：“我只是在你们身旁。与你们一路同行。”

-----  
她涉水渡河，搭上一艘艘小舟，渡过时间的长旅，  
从未回头，直到归流入海，  
水鸟振翅高飞。  
-----

——THE END——

## 参考资料

- 1、重返未来 1999 中文维基（<https://res1999.huijiwiki.com>）
- 2、重返未来 1999 英文维基（<https://reverse1999.fandom.com>）
- 3、B 站视频：《重返未来 1999》露西·角色剧情·飞渡往日[4K]——up:缺德的德鲁伊（<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z421e7hT>）

以及感谢深蓝互动提供的出色文案！